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都察院一

御史中丞

章溢

御史大夫

陳寧

都御史

袁泰

景清

劉觀

練子寧

陳瑛

陳德文

王彰

熊槩

顧佐

陳鎰

羅通

洪英

寇深

李賓

朱英

戴珊

張敷華

馬中錫

王鼎

俞諫

陳金

王璟

張綸

邊憲

宋景

屠僑

周延

張永明

潘恩

葛守禮

李世達

刻行

目錄終

狀啟錄

卷之五十四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都察院一

御史中丞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章公溢神道碑銘

宋 濂

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
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州刺
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
修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行營招討制置等使
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有

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授事縣官卽有曲

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旣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其純孝所感至壬辰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

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卽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旣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誑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卽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卽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

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卽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谷不糶公言于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

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
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
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鄰邑青
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
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
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
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
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
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府帥檄兵襲擊之寶
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蠶起行省移石抹將

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
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
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
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
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
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
逆戰並山爲長陣兵旣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
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
待我殲此海蠻卽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
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踰

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
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
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
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
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
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
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缺木烈思分臺十婺長
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
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
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

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
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
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
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
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
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
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
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
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
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

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巳亥冬王師克處
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
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珠金華宋
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
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
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
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
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
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卽入謁 上見其來
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於中

四先
生

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
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
鬱成疾耳 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
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
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
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
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
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
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旣

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李汝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卽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

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
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
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
官課乙旣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
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柰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
遂屈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
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
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

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陰
常爲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
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
戶凡一千旣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
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
恒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輸硫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
有所科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
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
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

乃胡君之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卽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卽口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

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卽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兄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

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

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

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

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

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

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

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

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

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

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
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
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
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岷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
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
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
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
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兆它親負土石而感疾
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
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

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爲歉耳臨終親友
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無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
知之遂薨于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日也享年
五十又六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卽其家祭之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陳寧傳

廖道南

陳寧初名亮長沙茶陵人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

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辯疊出高皇帝異之賜名寧

授江南行省掾吏歷中書省叅議凡朝廷制度咸預

稽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

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

上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

適皂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太

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爲司農卿遷兵部尚書

二年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省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復召爲御史中丞六年正月丙午同宋濂拜甘露一日率侍御史商暉人奏上御東閣免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九年八月同汪廣洋糾奏韓國公李善長略曰善長位爲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子祺復尚公主顧乃佯爲愚戇孤恩失禮請置刑典以致厥罪於是善長父子徒跣待罪上命釋之尋加寧爲榮祿大夫晉御史大夫學士宋濂撰其母誄曰有子曰寧賦資穎拔稟識剛明寤

寐羣經欲明體以適用叅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尋盤旋於江表適值聖主龍飛羣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辯籌策深弘遂署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往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荅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命徵兵甫高郵之斯屆俄僞吳之見繫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讐服其強擻獲遣還於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庶政惟和震盪而百任自避其出守劇府也剗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攻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叅預

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可贊否益盡匡
弼之忠泊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劾物無遁
情赤墀敷奏廷無留議蓋持己清白潔如冰雪遇事
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於寰宇政事書於竹帛
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
室廬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豔形騷人之
歌咏僉謂母氏德積於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
養不減於三牲安享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賻襚之厚
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長卽御史中丞寧也仲克

寬季克復竊聞人才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籍人才
而顯卷此茶陵舊稱良郡得名肇於漢侯高隱聞於
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無宏偉之才符此高深
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謀猷才畧以佐興王之業
忠貞鯁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
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以紀嘉勳云耳十三年正
月甲午御史涂節告變謂寧附和丞相胡惟庸坐省
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督催糧餉燒鐵烙人
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 上曰寧於其子如此奚
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御史臺右御史大夫祥符安公然傳

黃金

安然開封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
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
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叅政立心平正撫綏勤
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還爲工部尚書五
年除河南叅政九年改行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
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夏
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鄉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
事賜坐多所裨益十四年秋八月庚申以疾卒年五

十八。上念其來歸之誠親制文遣官祭之其略曰
爾中土之士當元季從事義旅效力於元及元運旣
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歸歸我其來甚誠朕用爾
嘉數授重位嘗干於法朕特釋之昨爲朝無舊臣復
召爾來所望加誠事朕何期遽以疾終朕思初歸之
義以牲醴致奠爾其享之

都御史

袁泰傳

李邦興
艾良附

范浚

廖道南

袁泰其先夷陵州人徙山西蒲州之萬泉洪武四年
開科登進士初授鄆縣丞泰自陳祖貫改羅山縣丞
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試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閏四
月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十二月拜右都御史爲
人才辯明於律法有能名然頗深刻嘗鞫經歷王爵
鍛成其獄爵屬吏薛希勝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
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寘之法 上召廷臣會審
爵寃始雪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其彈文乃

解縉所草也 上責泰曰國家治在法而持法平者
 御史也今若此欲無冤得乎二十五年八月庚戌卒
 李邦興寧鄉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拜北平道監察御
 史歷陞僉都御史獨秉風裁權貴斂跡時有范浚艾
 良范浚大冶人以貢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
 艾良監利人洪武乙卯鄉薦歷官大理寺丞
 史南曰夫御史之職壹其典柄以治邦國貳其叙計
 以正百官參其則兩以平萬民而都御史之職則又
 兼大夫中丞其權益重內則頒命受令以贊君出治
 外則握紀銜憲以 國貞度我 皇祖初設御史臺

後改都察院列諸道以總十三省權既重矣責不愈
 難乎贊曰袁泰過刻起家萬泉興邦持紀權右避焉
 范浚艾良搏空思騫見無禮者烏爵鷹鸕

都御史練公子寧傳

鄭曉

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公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長龍稍長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建文初卽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旣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公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公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公刊其集行於世

都御史景公清傳

鄭曉

景公清本姓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
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公求
而不與固請約明日卽還書生且往索曰吾不知何
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卽持所假書往
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卽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
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卽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
秘太甚特以相戲耳初公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
爲妖所憑公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
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

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鑑劉觀及公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更疏為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卽位擢左都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公獨委蛇侍朝人頗疑之一日早朝公緋衣入先是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公及朝公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劔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族共家已而時人殿廷為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都御史陳瑛傳

雷禮

陳瑛直隸滁州人少穎悟有才識洪武中以人才入太學未幾擢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山東按察使革除元年調北平按察使坐通藩邸謫廣右壬午年成祖入正大統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為人殘忍刻薄十一月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 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效死於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

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兵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純鄭錫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無問蓋 上初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安慶投江死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闔家自焚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偉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女于河遂自溺叔英二女皆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人皆傷之永樂元年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八月瑛劾歷城

侯盛庸口出怨誹心懷異圖請寘重典以儆餘之再三 上命削其爵九月 上諭瑛等曰朝廷風憲爲國家耳目糾察百寮網維庶政比來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玩愒畧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罪十年輔 皇太子監國四月丁憂監生夏宗奏訐縣吏時貴違法害民 皇太子命瑛委御史同按察使究治仍令宗復監待罪十九年 上定鼎北京值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

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
都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
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瑛言科道皆白面書
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
官戶書夏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瑛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 天威嚴
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嘆服原吉之大度而詆瑛之刻薄未幾以
苛得罪

都御史劉觀傳

雷禮

劉觀直隸保定府雄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大谷縣
丞有治才以薦舉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陞署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革除二年調嘉興知府尊禮賢士修舉
學政興利去害郡中肅然尋丁父憂永樂元年起復
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時左都陳瑛尚刻右都吳中尚寬觀善
處二人各無阻忤四年肇建北京宮殿諸役並與命
採木浙江旣至飭有司率吏民歷谿谷險絕之地凡
材之美者悉取之輸北六年陞禮部尚書尋以典章

故實非其所諳改刑部尚書七年 車駕北狩命扈
行八年涼州羌寇起督將出征羌寇遠遁九年回部
十三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理院事十五年命提督
漕河浚壅淤以便糧艘令行禁止而漕行不滯尋回
院管事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撫陝西地方考察官
吏安輯軍民事竣還院值左都御史陳瑛以苛刻去
位特掌院事二十二年 仁廟嗣位命兼太子賓客
本年加太子少保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戈謙
數言事 上厭其繁瑣觀與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
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以是清議少之又 本朝

初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耳至宣德初許臣
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簞簋不飾善以智籠
人私納賄賂紀綱爲之不振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
六月中一日早朝罷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
文華門諭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祀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
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
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
從之臣放肆無顧籍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
九重俱未舉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 上問

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 上曰扈
從來此者賊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遠一
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賊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
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
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
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
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
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
曾仕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尹
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

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
顧佐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
奏黜其屬官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
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劾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
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逮觀父
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
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士奇以奏示
之且曰觀負 朝廷重處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
但經事 四朝數任顯仕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
貸之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曰辱之

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遼東天下聳然改觀至七年楊士奇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由於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蓋深燭其奸云

都御史陳德文傳

雷禮

陳德文一名瑩中字文石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人洪武中舉文學授台州府通判越二年左遷枝江令又遷縉雲監稅所至有稱以兵部尚書唐鐸薦拜北平道監察御史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撤馬兒罕等國開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舉使職不辱君命永樂五年回京凡所歷之國采訪風俗作爲詩歌歸日進呈 成祖嘉之擢僉都御史令內閣修西域志多案其言八年二月隨駕征迤北十月迤北平 上念久勞王事進右都御史 賜衣十襲名馬二匹及

校尉四名還鄉省墓九年六月復 詔回京十二年
三月卒于位進左都御史階 諭賜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
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
數讓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爲吏科源士踰
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
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叅政
永樂改元召爲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
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
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爲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時母年八十時命歸

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誣讒我周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尅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徠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且賊張大聚亡命嗟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衆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省

母母具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卽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人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

悟乃已 論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爲人恂恂而
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同察當按河南
時嘗令其屬爲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
人情震聳於戲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槃神道碑

楊榮

公諱槩字元節自幼聰慧務學其父授以春秋業大
進領永樂戊子鄉薦辛卯會試登進士第擢監察御
史容貌豐偉 仁廟在東宮時器愛之命署刑部事
未幾被薦拜廣西按察使調廣東俱著能聲 今皇
帝嗣位召拜大理卿命治水于蘇松經畫得宜民不
知勞而水患息所至輒勸率郡縣修葺學舍督勵師
生講習新胡安定范文正魏于翁三陸祠復文正了
翁義田墾地禮諸賢之後聲譽赫然時吳浙諸郡軍

民有豪橫者繼承 命撫視威風凜凜察其素爲民
蠹者數十人械至京師寘于法扶植寡弱俱令得所
於是奸頑斂迹閭里獲安間有誣訴公賍弊者 上
不之聽益隆信任特降勅獎勵有潔已奉公爲國爲
民之語迨還特陞今職 命蒞南京公益勤慎務辨
誣理枉旣而母歿哀毀過情奉 命歸葬卽起復視
事宣德癸丑北京都御史顧公感疾 上命驛召公
來任其事至則一循舊規用法益平恕凡有所陳
上皆容納是以憲紀肅然 上嘗幸近郊命侯伯都
督尚書同公居守益克小心祇慎今年秋 車駕巡

邊復命居守兼掌刑部事以勞感疾逾數日 上還

朝公猶勉強進見退而疾劇語家人曰吾其殆乎越
六日 上賜諸大臣鹿腊及內醞公獨拜受於家曰
臣愧無以爲報明日遂不起實宣德九年冬十月十
一日也計聞 上命官賜祭給舟歸其喪爲造墳塋
公能詩文所著有芝山藁公餘藁藏於家尤善草書
凡果者輒書與之不容其爲人大率賦性淳實內剛
而外和居家則孝友篤至蒞官則寬猛適宜及總憲
紀益存寬厚不事苛刻至於論議施設待人接物綽
有大臣之體云

左都御史顧公佐傳

京學志

公名佐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釋褐蒞
浪知縣午節守將集寮屬會射以公文士易之公三
發皆中且進止安閑觀者驚服拜御史巡廣西四川
遷江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尹公廉有威重剛稜不
撓吏民畏服一時勳貴豪猾無不斂手衆稱昔之包
孝肅不過也改通政使宣德初士大夫奢縱成風紀
綱不立上患之問東西楊誰可使掌憲者榮曰顧
公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佐乃能
如此卽拜左都御史賜璽書令湔滌積弊覈賢不肖

而黜陟之公於是奏知縣孔文英等十四人教諭楊禧等二十四人材堪風憲御史嚴暄等三十人淫貪不律請黜爲吏倉官宋忠侵盜官糧萬四千石有奇戶部郎中黃紀受賂不舉法當重擬邇來廷臣不修職業請謁公行倡樂滿前朋淫比暱上下觀效法紀蕩廢甚非清朝之所宜有也願一切禁止 詔皆從之自此人心聳然舊習一變四年吏有被笞者捃摭公過謂受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七奇對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隸得歸耕官得佐費實兩便自永樂以來皆然 先帝

知之令增朝臣俸以此 上怒曰朝廷用人輒爲小人所排乃以吏狀付公自治之公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公曰 上命我治汝汝第改行吾貸汝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囚告公數枉人重罪 上大怒曰必重囚教之排佐命三法司鞫之則千戶臧清所使也清時殺一家無罪三人當坐重辟 上立命磔清于市六年上言頃進士觀政各衙門不僉署文案漸成虛文永樂中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今欲仍命與御史郎中主事分鞫獄囚庶幾諳練爲異日之用正統初以疾乞歸家居十餘年卒公

顧獨坐

性嚴重守正嫉邪人人敬憚之且晚候朝立呵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時稱為顧獨坐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謚僖敏陳公謚墓碣銘

商輅

公姓陳氏諱謚字有戒別號介菴蘇之吳縣人起家進士積階至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六十五致仕六十八以疾卒其子偉伸奉父執太子太保大司寇俞公所為狀謁予乞銘按狀公先世居汴宋南渡始家于吳高祖古溪妣鄭氏曾祖德卿妣察氏祖均錫妣徐氏考璠字孟玉妣高氏繼翁氏陳世以醫名家公舉明經登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按察司副使丁翁夫人洎孟玉甫憂起復

朝廷方垂意邊事歲乙卯升公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 太上皇帝卽位賜白金二十兩鈔千貫詔公兼提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三年竣事還論軍民利病凡一十八疏悉賜施行未幾赴鎮瀕行賜宴賜鈔千貫三年代還踰年復來又三年陞右都御史詔同靖遠伯王驥整飭延寧甘肅沿邊軍務就緒還鎮守如初給誥贈公祖考皆右都御史妣及配皆夫人歲乙丑 太上皇帝念公久勞於外命他官往代公還俾專掌院事弗復煩以邊事已巳 大駕率六師巡邊留公居守已而虜寇犯境遠近駭匿羣小不逞乘時

攘竊爲寇盜弗靖陞公左都御史撫安近畿軍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皇上改元賜公織金大紅羅衣一襲紗帽金帶各一明年陝西旱甚陝人欲得公急卽連章以聞 皇上重違民欲因慰諭遣公出居一年還朝旣還進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如故賜玉帶白金綵段羊酒給誥贈公三代公性寬恕凝重豐髯而偉容在官持大體略細故風裁儼然在陝西撫安禁戢威惠並著督輸運精選練修城池興水利處畫政務曲盡事情雖北虜黠詐邊城數警公常先事爲備弗爲患公於延綏要害處奏

置靖虜衛設河橋巡檢司以丁夏甘肅邊境增立整
堡千餘所至今賴之公在邊丁餘年所下八十餘勅
皆以公爲心腹安民安邊重務悉聽便宜處置公亦
竭誠殫力知無不爲凡所施設咸稱上旨陝西屢
旱公力爲拯拯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貸人以
勿困衆因德公爲立生祠里巷相與語及公必舉手
加額曰黑髯翁真慈父真慈父至則闔境出迎拜伏
驩呼去則攀轅臥轍弗得行公之得人於關陝如此
在都察院務爲經國深遠之計一切苛急之習皆裁
抑之弗立崖異人自敬服朝廷方以毘輔屬公而公
以疾弗良於行懇乞致仕上勉從其請猶念公弗
已命給驛遣醫護視以歸居三年而疾增劇遂卒實
丙子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上嗟悼內出祭文遣
行人卽其家致奠命有司營壙如制

都御史羅公通傳

羅氏家乘

載嘗
時禦
虜事
其具

都御史羅通字學古吉水周橋人也曾祖仲淵元亂
 民多失業仲淵獨修行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明興
 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客皆
 俠士縱酒自放喜為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
 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還復以所留悉分
 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 詔實
 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知仲淵長者皆賓之市里爭訟
 求平於仲淵者盈門而仲淵益以俠自負永樂初上
 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帝方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察

民隱求直言覽仲淵所上書甚嘉之由是仲淵名傾
京師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
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吏倡兩縣父老白
其枉狀後父老悔懼各息鼠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
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
白兩縣長吏公耶私耶仲淵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
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仲淵與語曰縣官誠賢
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
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言如言兩縣官仲淵不可

曰兩縣官誤公事臣故得公言之今府丞被私
敢面謾臣與府丞俱族矣執中銜之因盜官錢籍
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獄長子三
錫皇恐傾貲晨夜携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
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
皆忘勢與仲淵交還以老乞歸故里卒仲淵生子三
人三錫敷錫永錫三錫能承文志以孝友著聞生子
四人長卽通生有異志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
書博士黃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胡廣
過仲淵見通資度異常謂仲淵口此兒當是國器不

獨亢羅世宗也年二十舉永樂戊子應天鄉試第二
壬辰會試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營
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辦通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
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十餘年磚
石轉徙殆盡後法司以為例奉 璽書按蜀持風裁

時蜀王富寵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
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
王氣沮籓臬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有司若候聞
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誠然公等試思
之詰旦見報明日復來見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移

文與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

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通始
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於是壹用璽
書治蜀蜀人震恐仲淵貽書戒通曰文翁治蜀以寬
武侯治蜀以嚴爾尚遠師二賢寬猛相濟通受戒為
霽威嚴事竣報 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
言 上巡遊亡度有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穴之喻
上怒詰問通通引易文言雲龍風虎以對 上意

釋與六科官並謫邊州通出知交趾清化州至南海
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巳巳之難需公大用交趾新屬

明風俗言語不通中國通至簡條教寬賦役省刑獄
與清化更始州故有妖社能殺人通計除之民大畏
服逾二年上計對復還州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詞贈
送少師楊士奇綴以文二十二年交趾黎利叛宣德
元年三月陳智方政兵敗於茶龍諸郡震動 上命
擇將往討大臣咸薦成山侯王通通師無紀律既至
交趾賊易之數挑戰王通乘醉帥兵渡江遂大敗死
者萬八千餘人叅贊軍務尚書陳洽死於軍王通身
被數創奔入城中賊圍城急王通懼割七城求解檄
所割城守將下賊賊據城無少長皆殲之檄至清化

公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受 天子命守城豈

以王通一女人言遂棄城委賊耶今城降者賊盡屠
之與其委城就死孰若死守之等死耳猶有令名况
吾拊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皆信我可用城萬有一
得全乎忠爲感動是時簡鍊城中士卒可用者千人
爲設方略晝夜環甲登城督兵防守七月癸巳黎利
卒來攻城城堅不可拔賊於城東南西門外囊土爲
山一夕而成與城埒將士皆危懼通謀曰賊衆我寡
難以力勝今詒約日出降賊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
可破也衆從計是夜擇敢死士百人秉火突開城南

門鼓譟而出衆皆隨之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人賊敗盡焚其飛樓雲梯賊無所據勢益阻士民氣大振十二月庚申王通自交趾城特貽書令清化下黎利通拒不納二年正月朔又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卽斬汝矣福皇恐而退賊又遣土官叅政梁汝笏密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激厲忠忠曰忠死生惟君賊自是不敢復嚮清化 朝廷聞王通敗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至又敗王通惶怖不知所爲十二月丁卯王通與內監山壽馬騏布攻戈謙等以交趾全城

并諸屬郡悉降黎利黎利送王通與官軍還通與打忠聞之亦懷印歸賊不敢追是時交趾反中國士大夫盡沒惟諒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死之力戰全城唯羅通打忠二人通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表劉子輔何忠死節事三年王通等下詔獄籍其家蔡福伏誅褒贈安南死事文武諸臣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 朝廷議竟棄交趾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汝敬通同鄉人洪武中弘文館學士羅輔仁使安南定陳氏輔仁卽汝敬宗人宣德九年秋 上親巡邊通督餉千餘里未

嘗乏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甘肅征阿台朶兒只怕至兀魯遇虜戰我師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殉衆軍勢復振大敗虜人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誥勅玉圖歸因論功忤驥被誣謫廣西梧州府北流縣容山闡官九年調廣東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己巳通憶所受異人言又聞闡宦王振擅權寵翫兵北虜數寇邊豫策有變乃以河泊功次入京亡何帝北狩土木遇難而通適至京八月十七日土木報至十八日皇太后詔郕王監國侍郎于謙爲兵部尚書虜數擁

帝叩闕京師急廷臣薦通智勇剛方可任大事八月

二十五日復通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

守紫荆關令諭通近因虜寇犯邊邊關守備最急今

特命爾通往居庸關鎮守官處協同守備凡彼一應

操練調度軍馬備禦方略爾須與鎮守官長計如軍

馬怠瞭望疎禦守不嚴城壘坍塌不治盔甲兵矢不

精百夫長千夫長峻削士衆爾亦與鎮守官時巡督

其不逮爾被朝廷委用務自持廉秉公作率軍吏

以副任使故諭二十八日今諭鎮守居庸關內官潘

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大同鎮守等官報

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 至尊都出朝見及
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
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
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 社稷爲重爾守將等
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僞決不
可聽虜詐誘慎之慎之故諭九月初二日令諭內官
潘成都指揮孫斌郎中羅通今特命都指揮趙玫往
代爾斌鎮守諭至爾斌所管事悉交付玫掌管爾斌
星馳回京聽用爾成及通須與趙玫同心協謀鎮守
關隘毋得自分彼此有事從長計議而行不許偏私
執拗致誤事機特諭爾等知之爾成仍提督內使陳
箇包劉安掌管神銃與居庸關及各關口應用毋致
違誤故諭初五日令諭都指揮楊俊茲虜寇在邊其
居庸關一帶隘口尤爲至緊今特命爾楊俊齎諭前
往彼處會同郎中羅通內官潘成都指揮趙玫將爾
所部并各邊回還聽候官軍盡數存留在關分營列
守務令聲勢相接有警互爲應援仍將大小關口但
係可通人馬經行之處不分遠近關隘爾通與俊提
督協同各隘口內外官員撥軍盡行堅厚砌塞令可
經久酌量分兵防守瞭望遇有賊寇聲息即便相機

拒殺至於設法用謀一從爾通便宜處置務使閑隘
守禦嚴密虜寇不得乘間邊境無虞京城有託如或
軍有未敷計議啓來裁處爾等皆爲 朝廷信用之
臣正宜晝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以副委任爾後所
有神銃悉付內使陳箇包劉安領收應用爾等其慎
之慎之故諭前諭皆白紙墮用邲王之寶卽位後初
七日勅始如制通才警敏守閑有方略屢奉令諭晝
夜精勤不懈 邲王卽皇帝位尊 上爲太上皇初
七日勅守備居庸閑兵部郎中羅通都指揮趙致揚
俊近得工部右侍郎陳恭御史劉訓題各閑守備尚

武勅

卽將該管一帶分撥官軍盡日夜

磚石砌塞關口挑濬濠梁使賊無可通之路官軍有
固守之心輒以圖上於是通上言該總兵官楊洪差
凡象都指揮報說虜使至懷來供張甚具將至居庸
待虜使宜如懷來言虜先遣使臣通後送 駕回京
臣聞之度其必有大訐切觀猾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帝實圖大衆窺燕居庸關雖可守然湯衛口疏林
口北關口方良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蹙開路道深
有可憂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人却守成都備艾
艾從劔關緣厓而入蜀已破矣而成都守者猶不知

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已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釁臣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惟

上財察於是 上俞廷議卽以通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二十日勅右副都御史羅通與內官潘成都指揮趙玫楊俊召募地方精壯民夫舍人

餘丁編甲操練遇警悉聽調度敢勇當先生獲賊一名或斬首一級軍民官總小旗甲軍人陞一級舍人民人二級各賞銀五兩人民願得爵者授總旗不欲爵加賞銀伍兩首功三級以上生獲三人以上者俱爵二級舍人民人試百戶各賞銀十兩功多者俱照例第陞賞諸如巡軍逃囚等有功者亦以功論若能設計用間襲劫殺虜及搦旗斬將退走虜者功不次所掠獲百姓被虜者發寧家達賊人口頭畜就便給賞有功之人不入幕府通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有積梁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

無所掠二十八日勅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
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
往彼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
衛近京積芻悉燔之同日勅命內官黃車令長隨內
史王春代往奉御陳箇包劉安管領神銃仍聽右少
監潘成提督遇警聽爾通相機取用十月初一日勅
右副都御史通都指揮趙玫楊俊虜必窺關爾等守
禦不可無備無方禦敵莫如守關塞隘守關莫如乘
高據險勅至爾等宜自巡視何爲最險可據須鋒利
器械使寇至莫能逃何爲最高且要可乘須廣積木

石使寇來莫能度古人有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今
爾等擁千萬之衆而又據險乘高若措置得宜調度
有方虜衆豈能飛度勉之慎之初二日勅右副都御
史羅通都指揮趙玫楊俊得爾題口外各處立功官
軍遇赦自行回還及報效等項軍民人等先因達賊
驚散在於各山潛躲見今到于上關具悉勅至爾等
卽會同右少監潘成將前項人口逐一審勘果係先
前報効人數已經奏准取回并立功官軍例應回還原
衛復還職役不係姦細之人就便放入差人管送赴京
若係宣府等處衛所軍餘人等應該在彼守城及軍職

爲事發充軍役遇例該降原職就註原發充軍衛所若
差操之人畏懼艱難帶領家小逃走回還者仍令送回
原衛收管依例降職着役隨住不許一槩放入若或虛
詐及別有違礙明白具奏處置爾等其慎之慎之是時
虜奠乜先擁 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總
都孫祥走死京師戒嚴干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
王通復出爲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于郊謙等
營德勝門禦之勅通與俊俊選居庸關精軍健馬五千
統領取便來京接應十四日又勅通與俊虜寇俱入在
關攻圍京師甚急前勅取軍馬五千接應今虜不敷

勅至但係爾玟與俊所領軍馬自關外入者盡數不
帶盛甲器械付通與俊統領星馳赴京調度殺賊爾
玟仍率原守關卒及京軍固守居庸遇楊洪等軍到
關輒入之催速赴京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惴恐使所
忠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
斬之殉軍中日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
臺說俊曰紫荆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抆援爾軍
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益
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俊
始媿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

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聞中國精兵獨特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遏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為名壹敗則 天子且為所獲戰而獲 天子於我無功於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 天子仍出紫荆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守我復與爾合還嚮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 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南朝也 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也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冰厚堅虜不能進

與潘成趙致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為營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眾皆曰善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鍬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驚以犬吠為號公多用鹺蘂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鹺蘂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火炮四面擊之虜警鐵騎聯絡砲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驚又為鐵騎所

制不能馳砲擊殺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
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盔
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口虜遂遁捷聞
十九日 勅右副都御史羅通得奏虜寇連日來攻
居庸關內外爾與右少監潘成都指揮同知趙玟調
度官軍設計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賊不得爲
患具見爾等運謀克盡心力所致茲特降 勅褒獎
爾尚益懋乃勲毋或自滿而有怠志大抵虜寇譎詐
去來無定尤須嚴謹隄備常如寇在目前以防不虞
慎之慎之爾仍取勦其餘爲首殺賊官軍功次奏來

處置故勅於是虜轉寇紫荆關

京師懼虜再進

二十四日

勅副都御史羅通卽將原領 外官軍

五千員名統率來京策應潘成趙玟仍行整擻其餘

軍馬固守居庸關隘其昌平伯楊洪所領軍馬卽便

放入赴京毋致稽違如勅奉行通提兵直走紫荆與

虜遇戰敗之又戰於完縣五狼河拗羊嶺敗之所斬

獲功多名入叅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省臣言通

本曉暢兵法叅理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機不便

通疏乞 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軍亨自紫荆

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官軍堵塞

關口修理墻柵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又言拖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言無奉公報國之忠于謙不悅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陳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六府部院翰林臺省議疏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計長久無他謙亦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 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侯會宣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人攻圍宣府一路城池及

四散擄掠人畜于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至無所掠一旦擁衆以送 駕爲名突至大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楊洪亦乞差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臺營護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于謙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謙宜去 上仍以命通三月初十日 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與都督同知充總兵官范廣內官弓勝張溫管領神銳率領五軍營

官軍一萬員名神機營官軍七千員名三千營官軍四千員名共二萬一千人駐劄居庸差夜不收分投哨探聲息緩急賊衆多寡近遠前進懷來駐劄與楊能揚信等相機乘勢殺賊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軌獲大有功時龍門鵬鶚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內徙遺芻糧數萬公言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督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兵計上已而虜退數使人來議和通請班師還京協贊京營軍務八月右都御史楊善等迎 上皇至京

帥從東安門入居南宮三年轉左副都晉階通議大夫曰年上將傳要略 詔以訓練將士六年加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祖仲淵父三錫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胡氏贈夫人母李氏妻王氏俱封夫人八年正月十四日 皇帝不豫羣臣請立東宮不允有 旨候十七日御朝是時外朝聞有請名立 襄王世子者得金牌未發通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同行二人密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復位諸公勿憂

也亨曰政如公言顧公計將安出通曰吾老不能謀
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洩矣遂與徐有貞謀已定
至十六日暮亨使人密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公
幸從通曰侯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老
不能從亨去其諸子問曰上皇可使乎通曰天意
人心必復曰既復大人何不從通曰亨軌等不可與
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社稷神靈所戰幸有功
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
不可屢徼兒輩勿復言十七日亨有貞等迎上皇
卽位二十二日通母李氏訃聞遂歸天順三年起復

右都御史通赴命卽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
賜乘傳歸通弱冠登第開闢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
完名全身老而致政朝紳榮之家居十年不治生產
親友過從賦詩飲酒爲樂自號迂齋一日偶不懼命
焚香沐浴更衣出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
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庭遂
卒鶴亦遠舉享年八十一成化六年九月皇帝遣
官致祭諭曰卿以純明之學剛正之氣累朝簡異
資兼文武謀謨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驅馳多
難戮力忘身其將略兵機動能制敵抗虜俾國家

寧謚今中原大定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居多功成告休進顯爵歸桑梓以永天年深得明哲保身之義名在 王室紀於大常將垂之千萬年而不朽何期一疾不起訃音遠來良用悼痛朕重念卿之勞遣官致祭昭殊勲錫 特恩也卿靈不昧庶幾來享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 勅祠居庸關屢 朝按邊御史修飭至今邊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都察院右都御史洪英傳

實錄

英字實夫福建懷安縣人永樂乙未會試第一遂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擢禮部主客主事歷吏部文選考功主事兩爲會試同考官進考功郎中陞山東左布政使正統己巳胡寇犯順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督役夫城臨清築運河堤景泰壬申進右都御史巡撫浙江會有旨考察百司賢否以行黜陟英惑於左右之言去取有未當者因懇乞致仕歸至是卒英爲人端重詳雅在官無赫赫之舉而亦不失爲善人長者云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莊愷

公深墓表

彭時

公姓寇諱深字文淵保定唐縣人其先世居大同渾源州族大以蕃代有顯官曾祖席仕元爲提舉入國朝始徙唐縣之連順庄居焉祖考彥和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批宋氏累贈夫人父禮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母李氏累封太淑人贈夫人公天性凝重機警有奇志永樂間補郡庠弟子員因陳言時務文廟奇之特命爲國子生公入國學友四方士志業益有造就歲

庚寅出使山東稽正儲積欺隱之弊能聲津津著聞
宣德初拜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操執堅確決獄明
敏甚爲尚書魏公所嘉重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副
使至則訪民隱清吏敝繩頑剔蠹不畏強禦俄奉命
行縣錄囚察其情可矜疑者悉平反之凡活五十餘
人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會四川
邊夷弗靖湏才臣以制之僉謂公宜 上卽日召拜
都察院僉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苗夷公至嚴號令
信賞罰激勵士卒修築關隘城堡哨臺四百餘所以
固邊防平治餉道開鑿山泉以便利人且躬詣賊寨
搜擒首惡數十人歸之京師其餘款服者諭以禍福
俾皆向化苗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慎毋犯焉自
是歛跡業生屢以方物進獻邊境爲之晏然以功最
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祿兼賜銀幣甚厚景泰辛未
代歸理院事番人耄稚泣送于道不忍舍廷見慰勞
以羊酒未幾命提督遼東軍務許便宜處置有銀幣
寶楮之賜比至調畫邊備甚悉軍中號令煥然一新
初遼東鎮守中貴暨總戎者聞公且至畏憚不安語
諸屬曰尔輩宜自慎毋觸寇公之鋒也及見行事寬
和有禮衆乃悅服遼海妖賊李福惠挾術誘民謀作

亂旬日間聚衆萬餘公聞之親率數百騎馳赴海州
審察事宜遣都指揮周英授以方略俾擒之凡獲千
餘人公詰問情實檻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師餘釋
歸農左右咸曰此反賊也縱之不可公曰彼皆脇從
殺之何辜不聽諸被釋者無不歡呼感悅北虜數犯
邊公部分將士追剿擒斬七十餘人獲馬六百餘匹
衆以爲賀公愕曰此將士効力我何與焉聞者服其
得體天順紀元 今上復辟陞公都御史公率勵臺
屬振肅憲綱風采爲之一變然蒞政以敏用法嚴而
恕恒語其屬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沍之谷非
陽春不渙常於明慎中存矜惻之意可也每戒典
者潔獄具時食飲而顧卹之俾不庾死外臺以重獄
呈詳公必注意其間直枉辨疑克協衆心五年之間
凡活死囚三百餘人蒙賜金帶繡衣銀幣等物者屢
或召見便殿恒以姓呼之而不名當是時公盡心所
職頗爲勢要所忌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
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旣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賊
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也事聞上
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謚莊愍命有司厚賻并給葬祭
公平居喜觀書史於古人行事歷歷能記尤熟先朝

典故廷議大政大事衆方致思公輒引故實一言以決之確乎不易然氣貌剛毅每謙抑自將人猶望而畏之不敢近雖年鈞官埒者亦避遜焉其以嚴見憚若此識敏才高人所不能言者已敢言之人所難爲者已易爲之以故歷官餘三十年所至克樹聲績卓然一代之大臣宜也年六十有九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賓傳

李賓字廷用號敬菴由正統己丑科進士授御史丁卯巡按浙江己巳八月大駕北狩景帝監國特

命河南等處募兵庚午陞太僕寺卿癸酉冬陞右副

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丁丑

英廟復辟首召爲大理卿己卯丁內艱詔奪情視事

庚辰丁外艱詔又特起之是年七月初五日吉祥構

逆焚長安左門衆官驚散賓獨率子弟家人挺身奮

擊賊平上大喜本月十二日詔陞都察院左都御

史甲申詔進階資政大夫及其二代是年南都大饑

江中盜起 憲宗詔陞南京兵部尚書賊平賜璽書
獎諭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上疏乞休不
允己丑滿考來朝 命留京掌都察院事首言荆襄
流民嘯聚恐爲深患請 命都御史原潔清理戶口
設立鄖陽府縣又奉 命進太子少保丁酉復以衰
老懇辭蒙 允時年方六十有二乙丑五月十六日
以病卒於正寢壽七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七月初
九日 命禮部尚書周洪謨諭祭贈太子太保八月
十二日又遣順天府通判張壽諭祭命有司營塋事
仍命禮部左侍郎徐溥諭祭賜諡襄敏據侍講商輅
行狀賓爲人沉毅簡默每議國家事神閑氣定動中
事機凡一再臨邊兩讀廷試卷方錦衣衛指揮門達
有罪 上令多官雜訊達皆強詞抗辨至賓則曰惟
公宜訊我遂服臯且未老引年不殆不辱始終無毫
髮玷缺可稱一代鉅人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以
恩威著名專事蓄積在鎮數年積金數萬計流移脇
從賴以復業全活不可勝紀子孫有勸自陳年勞及
軍功者則曰食報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
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子
刑部郎中守孚請謚已得旨後以病卒不果正德十
三年御史范輅為之申請追謚曰恭簡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英神道碑

劉珩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 上悼惜之遣
中使賜楮鏹萬緡追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禮官
諭祭繕部營塋域惟朱氏自廣州節度使世爲名家
其後以難徙郴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嗜學喜談易
資志曠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同登正統乙
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閩浙亂 上簡才御史十三
員分守州縣公得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金華公欲
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其所
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衆曉以禍福卽時被虜老小
皆出附擒賊首周明松等若干人賊平召還京公條

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

汪全侵民產中官

善增姚廣恃寵暴橫時林莊敏公爲給事中公諷莊
敏等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卽歸民而善姚竟下
獄景泰壬申秋名多官議易儲公偕莊敏力論不可
旣而泣下附時者頗忌之然終亦不能有加于公也
冬以公叅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暴寬和綏良善
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時
公掌司事甚憂之以爲兵乏民貧爲之奈何乃會巡
撫葉文莊公密奏召還民無擾一夕宿雷州分司夢
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爲汝易之忽取出果白色乃

點以藥卽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乎異哉甲戌斗
峒賊首劉三仔等恃險屢作亂公厚撫諭之未幾擁
衆復劫掠公奮不顧身振揚士氣徑趨巢穴剪除無
遺類捷聞賜彩段寶鏹凡若干公雖以有功獲賞然
每遇幸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
脫血刃者以手加頰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
賊羅寧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公檄諸路兵大會賊
所卽時剿滅之其生俘脇從者或欲以爲功公曰此
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
則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各使寧家捷聞復有

彩段寶鏹之賜以功陞右叅政丁內艱起復改陝西
土夷滿四叛寇固原官軍往討之以公總饋餉賊平
陞福建右布政使尋遷左復改陝西甫載載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
要欲練兵積穀興屯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
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
歲又陳八事如製衣裘以給墩軍之類 上皆嘉納
之以才能改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
一以持重爲務如昔叅議時而重輕加密一時喜功
生事者咸斂退而賊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羣盜之

衝首惡猺獞李公主願嚮順公爲請於朝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爲編民由是諸郡猺獞歸復草業者踵相繼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一十有五萬他如韋諫誠潘萬蠻潘公添等皆乞降附荔浦潯融間劇盜竟未服公以次芟除殄其渠魁餘醜亦從治上以優詔勞獎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品俸會交人欲侵老搨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將內寇朝廷詔諸鎮設備且詢公方略公奏云安南叢爾小國不過與老搨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哉姑諭之彼當悔悟如不自量聲罪致討未晚也

上用公言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絕旣而公以衰老請上不許以練達邊事軍民悅服褒之大司馬缺廷臣首薦公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都察院長缺上乃召公入尋加太子少保中外咸稱愜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上皆允行至是以疾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也鉅其生永樂丁酉得壽六十八子守孚乙丑進士任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人公諱英字時傑號澹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真子有澹菴紀年誠菴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藏于家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謚恭簡戴公珊墓志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
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 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

以聞 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葬事給驛護歸其喪

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
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

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
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考諱嘒嘉興府學

俊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

中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

監考從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
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
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
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
賢祠廟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奏旌其門甲辰
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
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
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口

多匿稅略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陣
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
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脇從千餘人事
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 召入為刑部右

侍郎乙卯轉左嘗會勘荆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羣疑
交証 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
書讞獄尤謹庚申復 召為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
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
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皇帝親鞠大獄
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 天威頓霽

政象

上知公清慎每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感泣上亦爲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距其生正統丁巳壽六十有九

戴公珊傳

雷禮

戴珊字廷珍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天順甲申進士自幼端亮有大志明性理之學務見於躬行成化二年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廉慎公勤風紀截然八年奉勅督南畿學校時士習頽靡多緣飾詩書以獵聲稱珊正身率之凡考校必以文占器識有請謁者遜不色拒而終亦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十四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稱誦至今久之陞浙江按察使秉公嚴正務崇大體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珊虚心比之多所平反其祇身無衆寡無大小俱中矩矐識者稱其端鯁雅飾不負軒公輒云踰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轉左自

奉儉約無他者好退居惟焚香讀書而已於義利較
限尤嚴蘄不可渝故終任不持閩中一物弘治二年
鄖陽撫治缺人太宰王端毅公恕素重其賢薦陞右
副都御史撫治其地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
利乃刻日令首罪民所闢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
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嘯聚不
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
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據漢中金
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
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 上下兵部議移檄三
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進賊聞
風奔潰乃約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於
庚戌十一月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踰
年辛亥召爲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文肅公喬新彭
惠安公韶俱以學行負時望相與同心一德期敬獄
以長我 國家於秦當之成務洗冤抑凡正人受禍
者雖忤 旨不避若大奸宿猾盤據不可動者苟法
所難宥屢請弗已也一時稱爲得人久之轉左命勘
荆府不法事廷可其議九年遷南京刑部尚書留都
私人奸法能詆是非珊慎三尺宣幽達滯皆犁然當

人心又雅重鎮定足爲士類典刑十三年召改左都御史掌院事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官者再孝宗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其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晷刻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十八年己丑春召珊同兵部劉公大夏入各對畢上命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後珊屢以老疾求退孝宗不允一日私懇於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言戴某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某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耳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乎劉以上語告珊泣曰

吾不得返家矣未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
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
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
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
變歎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
道之不衰爲時名臣云

